

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卷第五十

辛卯殉難列傳

有總論

舟山古甬東地也越王勾踐敗吳於姑蘇不忍殺夫差欲以甬東夫婦三百安置吳王蓋以甬東為海外孤城惟魚鹽是見不逞夫差以澥嶧老耳長頸烏喙之主使甬東稍可以牧馬休兵生聚教訓決不以甬東為會稽之續養虎以自貽患也今之據舟山者則不然黃斌卿奉唐王

勅令其協濟浙江至舟山而安之遂以舟山為窟穴不以一兵出江上視舟山為田橫之島欲據此以避秦魯監國以紹興失守遵海而南至舟山而安之亦欲以舟山為無餘國欲據此以自王皆欲大用舟山而舟山卒不足以為用也蓋舟山離海不遠以舟山為站腳地則可以舟山為藏身地則不可以舟山為狡兔之窟則可以舟山為興龍之地則不可以舟山為樓船往

未開市貿易之地則可以舟山為起家立業嬰
城死守之地則不可嗟我魯王本欲以舟山終
者妄言以舟山始即欲以舟山始者乃寃竟以
舟山終刺黃斌卿借荊州以取荊州殺_多朝選
拔趙械以立漢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豈足以
久羈天下哉缺口一行原以舟山為弱肉餵虎
而大將如阮蕩胡劉總戎以鏖戰死老臣如張
肯堂朱永祐李向中吳鐘纏輩以殉節死泰山

一擲輕於鴻毛不亦重可惜哉夫舟山以彈丸
黑子之地所集文武將相又不多人乃復爾嫉
我妬自相殘殺如蛇之兩口自食不盡不已朋
黨之害人國家至海外猶爾况當堂天朝民
安物阜之世哉及後垓下之圍北兵四面皆集
倘得有黃試卿者素得民心為文種之居守再
得有子朝遷者勇敢善戰為范增之進兵亦足
以少敵敗亡而魯王卒為張良振所挾東奔西

走視為奇貨之浙不能之聞不可心諱既無手
足隨散倉皇失措迺走死於閩濱山中魯王有
知亦當以冥帽自蔽曰吾無面目以見子胥也
悲夫

張肯堂南直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仕閩為巡
撫福建都御史隆武遁去肯堂淪落在閩魯王
至舟山遣使齎勅迎請教曰予讀秦誓知秦穆
公敗崤而作也其詞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

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憂以偏伯之君尚思
用賢以補過况予天宗之胄中明大義五年茶
苦役江涉海罔知攸濟豈不以謀議之重缺於
中收肱之寄虛於左乎先生國之元耆抱德東
山籌時赴會策之熟矣予傷闢事之無成浙圖
之方始寤寐飢渴特在先生今遣官敦請先生
前來輔予夫東南始事之地也先生吳越之望
也以帝者之師臣總持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

老制駁猾夏之情形廢幾萬金克底光復書曰
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先生安曰予一人惟皇
祖之故惟江南百萬生靈之故罕中荷葉觀楊
金陵先生豈無意乎憲然其未慰于延佇肯堂
拜教即至舟山進武英殿大學士舟山破中書
蘇兆人先縊於雪交亭目猶未瞑肯堂拜之迺
命其家人俱縊而自縊死之

朱永祐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部文選司

主事魯王至舟山差官齋教迎之勅曰予漂搖
南服嗟々音々樓船之盛揚僕無聞雖盜之功
渾瑊難再惟內治弗脩俊人弗登而能張撻伐
之聲揚充敵之氣者未之前聞予所以永懷舊
德不啻飢渴也朱先生抱才英敏襟德宏深景
企高風屢致尺書身托空山欲無求於當世名
在天下必需救於興時茲特陞爾為吏部侍郎
掌部事昔劉大夏為賦方項忠指司馬坐曰狀

須公矣先生昔在銓司風彰清譽今俾統鈞庶
幾似之伯禹之總百揆惟救其蒼周公之位家
宰爰撫殊土攸開仕路始于彌諧九德之美登
用多士即有折衝萬里之謀知人安民莫茲率
土先生豈無意乎詩曰中心好之曷欲食之予
賴先生有如杖杜永祐至舟山供職辛卯城陷
自縊死之

吳鍾巒號霞舟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授長興

縣令以推科羈緩降官壬午補紹興府照磨閩
亡後從魯王至舟山為禮部左侍郎掌宗伯事
二祖列宗時享諱辰祝收告文及詔誥敕書皆
出鑾手文采古麗辭命有光魯王親征督張名
振舟師直上金山鍾鑾模檄文布告天下忠憤
雷轟英豪電發士民見檄皆涕泣悲哀不能仰
視在舟山無事閑戶著書作皇明記事本末數
十卷甫脫稿一夕城破鍾鑾投井死之兵火連

天書皆焚燬舟山平後有士人偶到某寺中於
廢紙堆中有青氣冉冉出紙上士人異之細檢
其下有毛楮烟煤草莖一束乃鍾鑾所作古文
諸葉上題曰霞舟藝稿士人抄出分作四卷以
俟刊刻昔沈青霞死後路楮欲滅其文榜示邊
塞有歲沈氏遺文本紙隻字者按捕抵罪諸生
武崇文藏其稿將火之忽中惡仆地見青霞衣
冠絳衣手劍叱之懼而埋於後圃事白從穴地

出之遂以鳴劍集傳之世今霞舟携稿紙上有
氣亦是忠魂所附也

李向中號立齋湖廣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授
長興知縣調整秀水光漕故事軍強而民弱運
官率能歛怨持籌當事往往踰原額數倍無所
恤向中持額堅軍閑糧長則以身當之至於軍
激憤起共搏向中傷臂義折決不少撓陞兵部
職方司主事弘光中晋職方員外南都陷棄去

魯王監國紹興向中不受職就唐聞以原官進
秩稱敢言特立不畏強禦延平不守淹息海上
備極勞苦監國至舟山潛海謁朝拜兵部尚書
六年以艱去位赴舟山僻澗清破舟山向中妻
妾婢僕十餘口閩門焚死

石匱書卷第五十一

黃斌卿張名振王朝先阮俊列傳

黃斌卿字虎痴福建莆田人明末為定海參將而王之仁為定海總兵意猜忌弘光中以斌卿為征蠻將軍出鎮廣西值左良玉提兵犯閩攻鎮九江斌卿逆戰上流令水鬼斷敵五營鐵纜奪輪重火器無莫先詣金陵報捷斌卿與士英不協繼聞清兵且下順流入海從唐王至閩王

正位閩中以定菜熟封肅鹵伯俾唐突蘇嵩呼
吸登篆斌卿奉命樓舟山觀變舟山者故昌國
邑週八百里沿鄉七十二舉々必四山環向出
定海關金塘山外國初徙金塘且徙舟山有王
姓里老得謁太祖一言回其意遂置所號滿
洲崇城修隍帶山襟海版籍不下十萬户登會
計不下八千緡距定閩凡兩潮汐有蛟門螺頸
諸陰每舉大可數百家小亦數十戶烟火亘野

哀試卿特拜張肯堂為大學士兵部尚書肯堂
者故唐奉命督試卿西征之師者也聊以寧試
卿之死云辛卯三月名振故殺朝先于舟山暴
其擅殺試卿之罪亟其首祭之以蓋初不預衆
謀焉

張名振字侯服順天籍崇禎中為石浦參將乙
酉衛叅監國入紹興防江壁瓜瀝稱定西將軍
一與清戰敗績或勸名振渡浙西衡清首尾名

振曰必得監國命而後行名振性和易得人而
內多機智其寔欲離爪牙還石浦非果有渡浙
西意紹興失守監國走依石浦會隆武出汀州
不逆建國公鄭彥以舟師自保海上名振乃以
監國詣彥且曰隆武一家好為之彥遂扶監國
復起戊子恢復建寧興化二府及福州諸下縣
因閩省會亟破而清以陳謹合張存仁二督勁
兵援之復破建寧而福圍亦解名振同諸臣危

監國抵舟山先是肅齒侯黃斌卿為唐駐舟山
有女二解文義嫋禮名振分屯南田以女許斌
卿子交最密會閩敗斌卿以舟載二女歸舟山
歷南田名振妻聞黃二女賢以為其女之姑至
戚欲一望見二女不許曰不得父命且未字安
得走入軍中張固請之不得強使人牽其舟至
相見極愛重適軍中誤報舟山云二女為定西
所叔斌卿怒時名振之母亦駐舟山斌卿拘母

軍中為貢既知張盛意甚悔之史大禮母而名
振即試卿入骨矣時平西伯王朝先頗為試卿
所制意不善試卿名振與深交將共薦試卿適
監國至試卿遂逃未納名振風沉俊與王朝先
反起兵攻之監國諭解試卿方拜詔未起輒被
害軍中稍知謀自名振名振不安久之以他
故殺王朝先曰吾為試卿報仇云時監國既休
舟山進名振定西侯總督朝先俊水陸二師辛

卯清大舉三路進攻舟山阮俊戰死清兵直薄
城下相持十日力竭城破名振扶監國泛去二
妃二世子宮嬪十三人咸填井死名振家東門
有母七十餘歲父至親戚屬共五十餘人皆自
焚其幕下士傾心復南直人以諸生自縊學宮
而名揚者定西兄也為毛田總鎮被執不屈見
殺父之名振以舟師直窺南都題詩金山寺時
清威江守嚴旨攔江索截海舟數百號召振戰

不利以小舟遁

王朝先遼東人崇禎朝為副總兵航海至越帶有西北遼人千餘皆驍勇善射從亡海上屢有戰功張名振欲并其兵邀朝先過船劇飲於席上刺殺之其兵大譁不肯歸伍顧解散名振不能留聽其去千餘人一時辯髮帰順清朝遂為嚮尊襲取舟山旬日之間舟山遂失

阮俊福建人為海上大盜己丑建寧復失而福

國亦鮮諸臣奉魯監國詣舟山阮俊以蕩胡將軍從共莫肅齒疾黃斌卿死而監國即安舟山封進為蕩胡侯時平西伯王朝先統陸師而俊統水師定西侯張名振總統水陸兩師辛卯清大舉三路攻舟山八月一師從定海出俊令水將江天保以四水船迎擊敗清沉其十三舟清兵數十人斬右臂而歸之遂以清不即出定海分舟師應清吳淞溫台兩路而身當定海路衝

勢單閥五日清兵復出定海會大霧迷咫尺清
舟猝撞俊營亦驚不意而俊傍哨長與清舟等
不能壓遂欲激呼最大水船前而風止船猝不
可動俊負奇力兼有四長一觀柱一毫髮勿惑
所向無不的一乘風犁軒其法最捷一連碗四
五一發各中一手擲火桶所及無不立焚時
清兵盡裹俊船不敢上俊乃手舉火桶倉猝觸
清梶激反入俊舟焚俊急灌水以解諸健卒

自焚死清爭鈞起俊益犯火而以水淬之無生者俊被縛瞪目無一言三日卒為帙月之十有一日也

石匱書曰黃武卿以海外一旅視為田島不肯歸魯殺之不為無名王朝先為西北宿將其下有老本千人墮裸善戰張名振愛其兵遂殺朝光朝先死兵且歸清卒為嚮導以破舟山然則舟山之破非名振之所自取耶舟山黑子地從

亡者本不多然猶自相殘并其何以羈縻天下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二

瞿式耜列傳

瞿式耜號稼軒南直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弘光乙酉任廣西巡撫都御史會清兵入閩福州失陷式耜與廣總督丁魁楚會議監國適大學士呂大器自閩至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僉謂監國無若永明王賢且為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榔桂王之子初封衡州以寇

亂徙寓梧桂王堯永明猶在袁經中也於乙酉
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為行
宮置官僚丁魁楚呂大器瞿式耜俱為大學士
而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式耜兼銓政永茂
請終制會唐舊相蘇觀生何吾騶奔回廣東與
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立隆武弟唐王聿
鎔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為行宮與永曆相角
贛州兵敗司禮監太監王坤趣永曆走梧州式

報謂今日之立為祖宗雪仇恥正宜奮大勇以
號遠近梧州一去外棄門戶內釁蕭牆國何以
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州永曆遣兵科給事中彭
耀徃諭以倫序親疎監國先後觀生殺耀於市
日集兵相向兵部侍郎林佳昌督兵防禦受東
將詐降沒水死秉筆太監王坤內挑以粵巡使
王化澄為粵督代佳昌呂大器以病去復晉大
司馬掌中樞式耜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斛封

墨勅何可為例請補部疏為得體蓋汲々為閣
慮也晉永茂大學士永茂以守制辭請專知經
筵不入直茂疏荐十五人王坤不悅遂以他事
斥其所薦御史劉湘客永茂怫然曰朝廷方以
經筵責茂以十五人進非私也斥湘客者斥
茂也即日解舟去式耜疏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
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王
坤復疏荐海內碩卿數十人式耜又言司禮抑

人不可荐人尤不可吏科劉鶴等疏論坤內臣
不得荐人永曆怒斥逐高亮等御史童琳恭都御
史周光夏趙資序題差亂臺規命廷杖皆以式
耜力救得免十二月清將李成林兵薄廣州命
前鋒數十人以紅巾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
奪門而入擒紹武王周王益王遼王等皆遇害
蘇觀生棄市顧元鏡何吾騏投誠百姓雜髮歸
順遂發兵往南韶而觀下肇慶式耜請視師督

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曆西遊之式耜爭之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至梧州時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耜一人成棟克定肇慶高雷廉三郡俱下清兵薄梧州永曆走桂林式耜肅殿陞勅守禦誕告楚蜀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防守道里之可達桂林者時何騰蛟以閣部督師而丁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

兵敗退楚中箭死關江平樂相繼扶順王坤又
趣永曆往楚式耜上疏曰駕不幸楚之師得以
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
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
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
進一步我一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
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
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員止在

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而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擎涕涕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乃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悉秉節制式耜仍疏請暫住全州以扼楚粵之中永曆走武岡清兵薄桂林式耜與桂守將焦璉嬰城死守用西洋大砲擊中馬騎開門出戰自辰抵午不及餐式耜括署中未蒸飯不哺之士卒騰飽奮擊清兵敗去

以保桂功晉太子太師臨桂伯式耜辭不拜疏
上不允遂請逆蹕全陽不聽八月又疏言粵西
全定請還桂林時何騰蛟駐衡州堵亂錫駐長
沙清遣三王至粵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
永曆入次柳州又次象州式耜與騰蛟焦璉總
兵趙印選等分路駐全州戰勝諸帥連營而
軍清兵因次楚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式耜
與嚴起恒並相戍于六月粵東李成棟反清向

明其疏迎駕入江右金輦桓披南昌歲表疏于
佛經襍紙中遣使賚奏亦至兩粵俱稱全土式
報疏請住桂又請永曆勿遽東永曆竟由梧入
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耜聞疾甚以下再疏謂
前日粵東未復宜住桂以觀楚今日江廣反正
則宜住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厘千里請駕
返桂後李成棟亦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粵西
扼禦應亟召還綸扉永曆遣官三四名式耜曰

前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
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督師下星沙朝
臣且輜至予不敢舍危而即安具疏乞骸不允
己丑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
二月破信豐李成棟死於陣三月破南昌王得
仁伏誅金聲桓赴水死永曆驚懼專命式耜留
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四月楚制堵亂錫以
楚敗達肇慶滇營自永全還桂與焦兵猜疑生

隙忠貞苦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清朝
遣使貽書招式耜式耜不從永州報失利興寧
侯胡一青兵還榕江式耜復辦糧械趕出兵屯
於金民力窮竭誅割無術槁悴萬狀永曆聞為
廢食多廷臣議於慈寧宮發東餉萬兩助之庚
寅正月南雄不守寶豐伯羅成耀棄韶州永曆
震恐戒舟西上式耜留之不得而永曆遂移德
慶抵梧州矣蓋自成棟首流文武各還事權言

官正氣宜獎鹵薄不得干機務失權者意故急
欲移舟入格時詞諫諸臣正綱紀慎名器多失
人意而御史程源革以攬官不得伺權者指攻
其所必去羨惑永曆下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
正發及侍郎劉湘容詔獄式耜聞報上疏申救
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
獄追貶乃熹廟朝魏忠賢王擢鍊楊左事
何可祖而行之頒勅布四人罪狀非永曆意勅

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
不可以蜚語飲章橫加考案聞天下之疑且四
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
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疏始解十一月清兵
大舉入嚴閩鎮兵四潰城中大亂式耜衣冠危
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過式耜署曰
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
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君恩師義

敵當共之遂焚與式耜飲家人泣請身出危城
號召諸熟再圖恢復式耜揮去不從厥明被執
見清定南王孔有德式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
命坐式耜同敵於別所式耜賦詩日與同敵齋
和至閏十一月十七斬之其絕命詩有云從容
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未忍澤
久頭顱猶帶湍天杳死之日冬雪雹大發遠近
皆為稱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剃髮為僧上書孔

有德請葬式耜同故而吳江有楊蓀為具衣冠
棺斂并同故瘞於北門之園

石匱書曰瞿式耜世紓金紫其平時立朝卿貳
材耳及入粵之後輔佐永曆極溺放焚大見材
略事雖無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古之諸葛又
何加焉獨恨少主輕狂聞警即走出師之表方
上靈武之駕已馳志欲補天而天如璣璇練石
在手則亦矣益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三

陶仰用朱旻如蔣武烈廖應金列傳

陶仰用雲南人驍勇善戰當大敵堅不為動軍中呼為鐵蘿芑己丑正月清軍入衡州督師何騰蛟七十萬衆潰散時仰用官後軍都督將萬人為衛國公胡一青前營退保洪橋衡民聞警傾城奔散一青聚諸帥計曰衡上潛邸湯沐已敵未至鼙鼓聲退于伍法當誅柰何仰用曰速

往守之猶可收後效也一青以百騎授仰用先
馳抵衡陽僅奪食頃與左軍都督阮白鬼翼鋒
倍道行夜襲衡山縣破之置守衛而還自是滇
兵大營益集屯兩路口旌旗數十里相望仰用
獨將八百騎扼守草橋當是時騰蛟死長沙閣
部堵亂錫督忠貞營援江不果行逗留耒陽聞
滇兵銳徒跣二百里吊橋騰蛟回鴈峰仰用在
草橋凡六旬三月戊子清鄭親王大隊繼進衡

山守禦單弱折而北距草橋十里軍馬仰用伏
四百騎于橋左右戒曰勿遽擊俟吾酣而追出
以應也清分數道以撓其師仰用倚橋不為動
與數十騎夾三鎣跳蕩出入鎣清十數騎蕃馬
陣動伏隨起鉅波動地塵沙蔽日所部誤識縞
素為已軍清鄭親王麾蓋龍節督戰不休仰用
躍馬入陣一鎣中鄭親王兜鍪火光逆裂人馬
碎易仰用不知中清揮軍回清亦止不交仗一

青夜發數營助戰兵非素習人各為營四月己丑清以勁騎綴仰用而驅他軍間道渡河遠仰師背師中之助戰者先棄營潰去而七兩路口者見潰兵誤以為草橋潰也亦拔營起篤錫藏漁舟中渡河單騎走未陽仰用所部八百騎或潰或降止十三騎蹀躞萬馬中清疑伏兵不前仰用左右衝突不得出與十三騎各發一鏢當之無不墮馬者鏢盡清矢環集如雨仰用下馬

抽刀步戰斬其部長三人清軍合圍十三騎沒
仰用伏馬腹間同馳十餘里復跳擊清軍殲數
十人力盡死焉清軍脫其敗甲見其身中箭鏃
拔之得升許

朱吳如廣西人崇禎初年武進士佐宣國公焦
璉累官右軍都督守平樂庚寅十月己酉北軍
駐全州大隊繇興安靈川至桂林以偏帥馬蛟
麟圖章京董英統兵三萬繇灌陽恭城間道趨

平樂時璉督兵府江濱種千艘倚城而陣是如
以三千羸卒保城清軍游騎至江上璉舉兵不
戰佯走聲言護駕蒼梧寔偕妻孥輦玉帛下流
而竄也清兵獲輜重輕舟追之不及而返狀遲
回立日矣是如在城益得從容繕守其十一月
壬子清兵薄城下城堵距江僅尋丈許清設鈞
戟布梯仰射城中城中人發火礮頓傷清兵清
兵不得登翌日攻如初被傷如之一降職方媚

清帥者曰城三面臨水一面負山一高峻上多
巨材取為攻具可立下清帥初疑之適孔有德
遣其腹心至趨戰與馬董二帥聯轡環城而觀
見北門陡壁千仞松櫟蔽霄一如職方言乙卯
昧爽率步兵千人擁兵具傳城而上斬守禦七
人入城董帥夾數十騎遇吳如巷戰衆皆披靡
頭顱塞巷騎縱火焚民廬吳如從大中擊殺騎
數百人衆騎追射至一第宅吳如挾弩矢火藥

騰附鷁吻舉火器發無不中董帥怒擧聲曰傳
北鴈兒來三騎為火器所傷董益怒又傳戈旗
北鴈兒來矢注如雨戈旗北鴈兒又斃三人董
益怒急兜馬疾呼曰噶叭什來噶叭什來清騎
之最精者反至又斃二人會別軍由宅後登屋
入卧內婦內奔逸遠堂走是如仗刀指畫衆矢
畢集不得避乃拔刀自刎死請帥咸服其衣冠

差焉

蔣武烈，名雲南人。弘光元年御史陳蓋奉旨
募滇黔兵。武烈與閩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
青將銳卒五千繇楚來南都，陷左庶子楊廷麟
贛州總督李永茂，起兵吉安，陳蓋率師會焉。丙
戌正月丙寅，與清軍戰螺子山下，斬高元爵。
與一青之功居多。丁亥上即位，端水晉武烈階
為前軍都督府都督，掛殄虜將軍印。戊子督師
何騰蛟決攻全州，全楚咽喉地。清軍以勁騎五

千死守戰于飛鷺橋我師中潰騰蛟匿湘山寺
將獨將百騎與角道險僅容一騎清軍疑伏兵
不戰從他道入城武烈亦將整軍還道遇一僧
疑謀者將殺之僧曰我見督師入湘山寺故未
言耳非謀也武烈聞之偕數騎走寺索騰蛟見
之曰軍盡潰乎曰未也曰何知曰距前十里塵
張蔽天必我軍也因並馬馳衆見騰蛟與武烈
至益喜遂下令食半士卒卸枚一鼓抵城下圍

數匝清軍自是糗糧不給人馬俱困然時出
撓諸軍輒忽排蕩無休日相持浹旬乃于西關
外夜掘一塹上覆以草土使羸卒坐女墻嫚罵
別匿壯士空室武烈決計仰攻陷塹中于是鮮
時後將軍印亟脫襪納底中復繫絲重結與同
衆墮塹者約曰底丸毋泄我將軍也衆皆諾比
逮入城武烈貌寢又先弃甲胄衣綿屢操楚音
以對清軍不疑令飼馬蔣潔槽櫈視水草晝夜

不少急時外攻益急城中人惶擾武烈廉得其
寔翌日城守者倦寢屬武烈代因乘間解靴取
印投女牆下大呼曰我殄國將軍蔣某也城中
糧止三日當急攻我死報公等言未訖左右曳
去寸轡而死越六日城下來遺骸不可得其衣
冠葬于鳳凰坪之南因贈祁陽伯謚武烈

廖應登晚將也而死義于桐不知其自始先是
乙亥獻城以兵犯桐倚長梯且進總兵潘可大

與民兵守力者絕壯士焚其梯矢石擣砲交下
賊又架屋被以濕絮作木牛行地人處其下穴
城則以鈎鑷得其絮滾油注屋上當之糜爛因
縱火焚木牛賊或中夜驚呼某門已破令守者
心亂或撤某門圍賺亡可乘間入城上屹不動
爾時賊猶未習礮或投以西瓜砲曰與爾寶賊
嗟捨之則火發傷數十人後見撻輒遠走凡三
日三夜桐不破解去而子冬復至則燄四鄉矣

時皖初設兵，使者為史可法旋開府令故皖
參將廖應登以所部協守桐於是桐復完賊移
圍皖可法守皖嚴不得入賊八大王老回革
裡眼一大青等數十部回復蹂躪庚辰乃盡擾
廬皖之間監軍楊卓然以為可講奉督臣熊文
燦命革騎入賊營要盟賊意休姑與之明年五
月敗盟而養馬湖田坂陰棚數十里居民山水
諸寨盡被焚劫九月復攻桐八大王駐杏花村

老回：駐魯砦分兵四畧，三暮統城。蓋皖兵之
營桐者三矣。檄楚鳳兵閱六月無至者。然桐竟
倚皖應登之力居多。壬午撫軍鄭一陽去，賊偽
為赴試間入破廬州及六安諸邑，勢更烈。至是
攻桐，法益密。獻忠踞邑高山，督鄉民為運土石
累壤起往，破攢基戴棺行以防火炮，列左右
門令，運者魚貫入，鼓吹以樂之。亦或戴棺穴城
獻忠廬塔視穴，城上暗砲不及，獻忠頭顱咫以

是擊攻稍頓時可法自旣巡廬應登以議事從
數十騎突圍走廬賊無敢近者既謁可法還賊
伺于隘得應登脅應登以桐降應登許諾至城
大呼以手在心復作拳曰汝等早出八大爺大兵
至悔矣其意示無他願堅守乘賊八大王未至
速以兵出登可復還而守者謂開門墮賊計不
應八大王果至復令應登脅城上為傳語土已平
穴已穿早降免屠登耳語所從騎杜甲使反之

杜至城下疾呼曰土不得平穴不得穿城上謹
備守救兵至矣賊怒殺登併殺杜而城中于穿
處營月城已完終不得入九月賊退雁翎莊大
書一統齊天逆聯掠江干脯酒上壽且復圍城
城中望賊紛擾延山西走則正北塵起蔽天黃
得功以鐵騎至賊畏不敢逆也掩殺賊千計奪
回男女牛馬器械金帛無算桐幸免時桐令張
田中覓登屍而葬之

石匱書曰古之為將者功成則黃金寫像身敗
則馬革裹屍故凡或敗利鈍填溝喪元皆為將
者意中之事李光弼上陣藏刀靴羈良有以也
四將軍皆號善戰時數不偶一敗塗地皆繇人
謀不臧乃以委之天數如曰天亡我楚非戰之
罪也是豈四將軍之本意哉吾為之掩卷三歎

石匱書卷第五十四

張煌言列傳

闕

石匱書卷第五十五

甘輝列傳

闕

石匱書卷第五十六

孝子列傳

北山樵夫董福兒父為闖賊所殺福兒呼號囁
指曰必報仇撻戈直追其殺父者去遠後隊十
八騎來飲山上福兒招其黨數十人告以報仇
故其黨惧勿敢前福兒曰我自殺賊弗累尔
弟發喊壯我氣我持命奔賊必敗賊敗尔乃
前共擣殺之金錢驃馬皆全有衆許諾皆攘臂

呼福兒持擔柴具疾奔而上賊易之飲如故衆三呼福兒已至賊前一賊起持鎗鬪勢甚猛福兒奮力劈頭一棒樸殺之衆見一賊死其黨遂各持棍棒上賊乃共起迎敵福兒一棒又斃一賊奪其鎗賊驚皇亂走衆圍繞殺十五人其三人上馬馳道隘馬行緩福兒追及賊呌曰我與爾無仇何苦追我福兒曰若等殺我父我且欲殺盡爾輩以報父仇賊曰殺尔父者已去尔何

仇我請以財物贍福兒曰我欲全馬賊信之下
馬福兒逼前刺殺之二賊下馬跪地求免不許
久殺之所得資橐馬足悉分其黨已獨持十八
人首至父墓前祭之官府知授福兒以百夫長
不受廬墓三年竟死墓側

李壯丁兒安定縣民女直兵大至壯丁兒從父
母奔避山谷卒與兵遇縛其母去壯丁兒取石
擊之母得脫前行復遇五騎一騎下還縛其母

母呼曰壯丁兒但逃命勿顧我壯丁兒不忍手
提鐵骨朵擊仆一騎母跳得生四騎圍壯丁兒
亂刀斫之